

诗国漫游录

欧凡说诗

Touring the Poetic World
With Ou Fan Telling About Poems

欧凡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王国维

R. Tagore

钱谦益

一个数学家的诗歌地图
与聪慧而敏感的心灵相遇

好的艺术品，包括好的诗，
都会闪现创作者内心的寂寞之光，
它为观赏者或读者照亮了一扇半开的命运之门。
但没有人能走进去，包括诗人自己。

诗国漫游录

欧凡说诗

Touring the Poetic World
With Ou Fan Telling About Poems

欧凡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国漫游录:欧凡说诗/欧凡著.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17.4

ISBN 978-7-5329-5429-2

I. ①诗… II. ①欧… III. ①诗歌评论—世界

IV. ①I1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31094 号

诗国漫游录

——欧凡说诗

欧凡 著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英雄山路 189 号
邮 编 250002
网 址 www.sdwyppress.com

读者服务 0531-82098776(总编室)
0531-82098775(市场营销部)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25
字 数 180 千
版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29-5429-2
印 数 1~2000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图书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给莹莹

To Yingying

44. 读席姆博斯卡的诗

这本诗集^{之前}前出版的《Viewing a Grain of Sand》所收180首诗，~~新~~收进了64首，包括7首新发表的，和席氏接受诺贝尔奖的答辞。

(001207) 席姆博斯卡 (Wisława Szymborska, 1923-) 的诗在国内已渐为人知，据说她在美国是最受欢迎的诗人。去年，Faber出版公司新出了她的诗集《Poems New and Collected, 1957-1997》，英译者是 Stanisław Barańczak 和 Clare Cavanagh。Clair Willis 在 TLS 990917 号上作了评价。

1996年席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米沃什就有短文介绍她。(见《纽约书评》961114) 作为同胞前辈，米氏自然一言九鼎。^(事实上) Willis 的诗论和米氏的说法十分接近。他们都认为席氏是与人本位的，是诉诸于人的良心和觉悟的。她现身说法，又使读者感到她也是听者中的一员。她说的都是与人身边的事，却使读者隐^又感到，这些事也都他们日常生活中所熟之又熟的。他们也都感^到席氏的机智幽默而玩味的语言，~~因此~~因此她能做到言谈微中，令人时时发出会心的微笑。

席氏一方面是与人本位的，一方面又是四海一家的，其实这都只^是是她表露在外的自我。她的真正的自我却像^是镶嵌在她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之中。席氏和与她同~~辈~~辈的诗人 Tadeusz Różewicz 和 Zbigniew Herbert 一样，都生为自己也为他们同时代的人在寻找战后波兰的声音。那是一^个与^人人被抹除的社会。人既没有声音，诗人当然也不能有声音，但是诗人又不能^不藉声音来取得战业的承认，因此他们不能不寻找一^个有声无声之间的犬牙交错地带作为棲身之地。细^心玩味席氏的诗，就可以发现她意在言外而非言辞之内。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敏锐的感觉、精细的观察；还需要高度的表现技巧。席氏在这几方面无疑是突出的。她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提出问题，而这些问题不仅是源自人人^都伸手可触及的

诗魂翩跹（序）

（一）

据说莲实在五百年后还能保持生命力，我心中埋着的莲实在五十年后发芽滋长，使我在垂暮之年还能沐浴在“映日荷花别样红”^①的晚晴里，应该是不足为怪了，但不能不说这是我一生的莫大幸事。

从祖父授我以简单的古诗开始，这颗诗的莲实就已经落在我的心里了。当然那时我还不甚了了诗为何物，但已经懵懵懂懂有一种诗是一位簪花美女的感觉，虽然还不识她的真身法相，心头却已荡漾着“将来长大了要追求她”的愿望。

诗的种子没有在我心里继续发芽，也许和我父母告别我祖父母，带着我和弟弟妹妹迁居台湾有关。我的小学教育只有零星的片断，在抗日战争的逃难途中和在病床上度过的日子加起来恐怕比在课堂里还多。（诗的莲实在我心中暂时休眠可能是一件幸事，这为我心中的方寸之地留下了更多接纳世界各国诗人的余地。）到了台湾我才重起在学校学习的炉灶。初中过得很愉快，结识了几位平生的知交，我颇以常受他们

^① 见宋朝诗人杨万里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我把晨景偷换成晚景。

父辈儒雅之风的熏陶为幸，有几位甚至还模糊地唤起我对古代诗人笔下那种淡泊无求的风范的想象。不过真正带我回到诗的记忆中的是两位高中国文老师：李步衢老师和曾振生老师。他们都是诗歌爱好者，喜欢在讲课之余介绍一两首古诗词。教我高二和高三的曾老师是真正把我引进诗歌欣赏之门的人，他略带客家口音的朗诵和解说常能为那些诗词更添几分古韵。我虽然只是接近了诗国的边缘，只能在诗的宫墙之外窥望，却已经开始体味到古代诗人们的感情波澜，他们或潇洒或亲切，或淡泊或执着，或迷惘于爱情和生活的悲喜，或满怀抚今追昔的苍凉与失落。这些都曾拨动我纤弱而敏感的心弦，其余音直到今天还在我生命的晚霞中浮动。

(二)

之后，我进入台湾大学读书，大一时英语是公共必修课，大三时我又选修了德语，于是我开始接触到英、美、德的诗人。这为我开辟了一片新天地，我就像柯提斯从他船上的瞭望塔看到太平洋一样兴奋和喜悦。当然，课本上读到的都是入门性的小诗，但是华兹华斯的清新自然、斯蒂文森的亲切宜人、爱伦·坡的灵动流畅……都留给我不可磨灭的印象。教我们英语的是一位来自美国纽约州的浸信会女牧师，她朗诗时的清越婉转之音使我初次领会到西诗的音韵之美。由于爱之深切，我当时就尝试译了几首英诗，包括华兹华斯的《水仙》和《露西》。《露西》很短，我把译文录在下面：

露 西

露西独居处，鸽泉何清清。

未尝夸颜色，花径惜屐痕。

兰芷在幽谷，非为俗世生。

孤星浮天际，只照眼明人。

一朝辞我去，冥路隔重泉。

此恨少人会，相思一泫然。^①

德语老师是来自维也纳的黄树萱神父（Pater König），他选用的课本里第一课便是歌德的《静笼众山巅》，后来我又读到海涅的几首小诗。歌德的沉稳圆融和海涅的轻灵尖新同样使我痴迷。很幸运，我在台北的文星书店（几乎是台湾前卫文人的唯一据点）买到一本歌德的诗选，薄薄的本子，只选了50首诗，而且只有德语原文，印刷十分精良，是日本岩波书店出版的。我如获至宝，研习之余便发愿将来要把它们译成中文，五十年后我终于得偿夙愿，翻译出版了《歌德诗选》和《海涅诗选》，所选的诗都比岩波的小册子多出几近一倍，某几首诗基本上和当时的试译出入不大。

（三）

此后十多年我完全埋首在专业的习研之中。不过初入柏

① 如无特别说明，本书所引的诗歌和文段均为作者翻译。

林工业大学的几年，我还规定自己在漫长的假期里至少读一本文学著作。恰好那时加缪、萨特和贝克特这几位作家相继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于是我每年都有幸沾濡巨匠们的文采。虽然与诗疏远了，但他们确实为我的诗魂提供了可贵的精神食粮。（萨特其实是我阅读生涯的转折点，此后我转向马尔库塞等“新左派”哲学家，最后归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经典著作了。）

直到1982年二度出国，我才重拾诗缘。在美国逗留一年后，我又重访西德，盘桓四年有余。虽是故地重游，却有几分隔世之感。我在西德故交甚多，通过他们我还结识了几位从东德移居西德的人士。在我的很多朋友眼中，东德已呈日薄西山之象，所以那时我常常回顾自己回国后的生活经历和同胞们历经的劫难，反思在美国短期生活所得的印象与感受。我的心境常常浮动在东、西德之间的微妙关系，浮动在扩张至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里根、撒切尔的嚣张和戈尔巴乔夫的力图脱困等更令人纠结也更使人感到来日茫茫的背景图像中。这使我在暇时更喜欢，甚至依靠读诗来舒遣心中之感。

我那几年基本上是在西德的慕尼黑、特里尔和比利时的安特卫普之间奔波。当时在慕城和安城都已可买到中文书刊，我买到一本台湾印的《唐诗三百首注释》（作者已忘）和一本香港印的龙榆生的《唐诗选》，前者书后附有格律诗作法简述。经过一番研习，我试作了一些旧体诗。我的第一首诗是在特里尔的摩塞尔河桥上写的，桥下是闻名的马克思故居。

一个秋日的黄昏，我站在桥上凝视缓缓向东北方流去的河水，忽然心潮起伏，感到有一股非写不可的冲动。当晚我写了一组七律，一共四首，其中有“独怜摩塞悠悠水，此去乌托路几程”等句。后来，我又乘去伍珀塔尔访友之便，写了一首《访恩格斯故里》：

誓助劳人除锁链，理论实践两为师。

家庭私有探伊始，反杜林篇析我疑。

兼爱情怀虚燕侣^①，二琴风范^②有麟仪。

无波河上荡舟日，长忆红旗初展时！

在慕尼黑我搬了好几次家。有一年夏天我寄寓在一家由天主教修女办的男生宿舍，旁边就是一个小公园。当时恰好一位德国朋友送给我一本小小的英德双语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集》，我兴来时便坐在公园长凳上读这本诗集，有时还翻译一两首，其中的第十八首是：

思君如夏日

思君如夏日，璀璨照眼明。

夏日每恣肆，温婉不如君。

五月飘风至，或摧未开花。

① 虚燕侣：恩氏反对婚姻制度对妇女的压迫，故一生未婚。

② 二琴风范：恩氏一生襄助马克思领导共产主义运动，常自称是“第二小提琴手”。

夏夜每太促，匆匆去无涯。
烈日常炎炎，挥汗之不暇。
阴霾有时起，人间失烟霞。
沧桑多变幻，造化每无私。
何以留芳蕙，何以驻良时？
唯君之永夏，不谢得长青。
长驻其风貌，永葆其精神。
死神虽峻厉，难投影阴森。
君身化为诗，历久而弥新。
千秋万世后，尚有读诗人。
此诗为君传，相照两辉映。^①

此后我便经常翻译英诗（在慕尼黑有家英文书店可买到牛津版的《英诗金库》和诺顿版的《诗选》），如今大概已积累了千首以上，莎翁十四行诗也选译近半。由于我少食人间烟火，这些译稿还都愤怒地躺在我的抽屉里。

（四）

1987年我重回祖国，当时有部分海外华人对国内形势不抱乐观之想，在我告别新老朋友之前，一位在特里尔大学读哲学并颇有国学修养的朋友赠我以诗，其中有一句“何必以身试清浊”。我以《二度归国再别海外友人》为题相和，以未

^① 我并不赞成以文言译诗，因为表达太受限制。不过如有偶得，作为点缀，也无大妨，而且十四行诗也算是带有古风的诗体。

两句“此去惊雷迭起处，天涯当有耳同听”婉谢他的关怀。

二度回国对我来说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当然有一点点“不负所学”的想法是难免的），第一次回国带着太多的冲动，这一次却灵犀隐然有动：我的诗魂还在那里，我要去唤醒它。

这期间我写了一些纪事性的旧诗词，却深感其表现时代的无力。我还有了一个新的觉悟：诗不仅要表现外部世界，更重要的是要表现它和个人价值及命运的联系。而我知道，为此我非改学新诗不为功。（此前我一直都有读近代和当代的新诗，但一直觉得它们离我的理想甚远。它们至少有两大病，一病于误以写诗为卖弄才情，这是封建意识形态的痼疾；二病于以语言所不能者强索于语言，误以为这就是创新。）

幸运之神再次照顾了我。正当我犹豫不决，不知要敲开新诗的哪一扇门时，我收到了 Torrey 和 Jane 两位挚友的圣诞礼物——订期各一年的《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和《卫报周刊》（*The Guardian Weekly*），于是我便从研读这一报一刊开始，寻觅诗的规律和我写新诗的师从。

十年寒窗，我逐渐有些心得，我的视野彻底开阔了。^①关于西方诗歌，我大概可以勉称略知梗概了。在这之外，从这两份报刊的特色及它们跻身于西方知识分子典型读物之列的地位，我也开始对西方知识分子有了认识：他们首先是政府不喜欢的人，因为他们精神活动的层面驾凌于掌权者之上。

^① 回国前我已读了三年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在开阔眼界方面可说已薄具基础。回国后由于财力不继便停订。Jane 和 Torrey 的礼物真可说是雪中送炭。

从《纽约书评》和《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①上大多出于名家之手的评论中我接触到许多位生活在不同地区和属于不同流派的诗人。我被他们各领风骚的心智力量深深地吸引：英美诗人大体是冷静中见深情（美国诗人们似乎更爱好创新或标榜新奇，可惜艾略特的衣钵不易传。庞德有着强烈的冲动，但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即使艾略特，他的普世胸怀也可能和他在战乱浩劫中心——欧洲的生活经验有关吧）；法、意、西等拉丁诗人则多洋溢着创造热情，在他们那里诗和艺术的创造好似连枝并蒂的一体（法国诗人中人们似乎更钟情于马拉美，波德莱尔则有些不讨喜，但是他融诗与艺术，甚至生命于一体的热力是一个难以抗拒的存在）；希腊的三位近代大诗人，卡瓦菲斯、塞菲里斯和埃利蒂斯，似乎在欧洲诗人中别具一格，他们把古典风格和现代生活现实结合得那么好，真令人仰慕。

当然，我们不可能不想到有如佳人遗世独立的叶芝和劳伦斯（他似乎还有更多宝藏有待诗界发掘）。叶芝肯定会使人联想到他的同胞希尼，这位睿智而温静的诗人不失为离我们最近的一位大师。

还有南美诗人，如聂鲁达，有时还有帕斯，他们笔下的爱情热烈得几乎使人透不过气来。

泰戈尔，不仅是亚洲的，也是世界的诗坛奇葩。

① 一位德国朋友订阅了 *TLS*，他常和我交换 *NYRB* 来读。

布莱克和奥登这两位英国诗人使偏爱理性和冷静的我情有独钟，他们的慧眼在众多诗人之上。能同时见宠于缪斯和雅典娜，不能不说是得天独厚了（近世诗人中可能只有米沃什庶几近之）。奥登和艾略特同是他们时代最有批判性的诗人，但是奥登的诚恳、勇气和超然都使他更得我心，也使他长期见拒于英国民众和文坛。他在论诗时说：

我认为诗使我们更人性化，我也确信它使我们更不容易受欺骗，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各种极权的国家理论，自柏拉图以降，一概对艺术深怀猜忌的原因。诗人或艺术家们注意到的太多，说得也太多，这使人们开始谈论问题。

诗的首要作用，一如艺术整体，在于使我们更加意识到我们自己和周围的世界，我不知道这提高了的意识会不会也使我们更讲道德或更有效率，但愿不是如此。

我始终相信，这是对诗的最好诠释。一个社会如果只讲道德或只讲效率，文化就枯萎了。

当代英国历史学者诺曼·汉普森（Norman Hampson）在他的《启蒙运动》一书中，在介绍完欧洲 1715—1740 年间的主要思潮后，引用了一段布莱克的诗：

我瞥向欧洲的骯宫学府，

我看到了洛克的织机上织物怒吼，
又在牛顿的水轮上冲洗；卷成黑色的
布锭向每个国家拉伸开去；我还看到许多轮子的
无情运转；无形的轮子，轮齿像暴君们
一样彼此倾轧着前进……

戔戔几行诗，道尽人间烟云，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
布氏的洞见简直可使史学家们搁笔！

(五)

事实上，我最心仪的是几位东欧的诗人，如曼德尔施塔姆、布罗茨基、米沃什、辛波斯卡、扎加耶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和布罗茨基的经历足以代表两个专制统治时期为俄罗斯人民带来的苦难，曼德尔施塔姆的挽歌风格尤使人低回久之。米沃什其实是和艾略特在欧洲东西辉映的史诗型诗人，他对历史的正视和挑战的勇气令人在吟咏之余每每肃然起敬。我的座右铭中有一则是他的一段诗：

诗歌是什么，如果它不能挽救
国家和人民？
是一场与官方谎言的合谋，
是醉汉们的歌……

辛波斯卡从不疾言厉色，也从不皱眉蹙额，她的幽默感

是古今诗人中少见的。她煦煦闲道身边事，从不对你说你身边的秩序有什么不对，但是读者们在和她的诗句促膝而谈时总能发现正统意识形态所认定的秩序与生活现实的悖逆。她巧妙地提出一个又一个问题，而这些问题都来自每个人身边的生活琐事，因此读者们乐于接受它们并去寻找它们的答案。她和悦的声音也使读者们乐于接受她成为他们中的一员，把她的诗句作为他们的知心朋友。被拴的两只猴子和她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一只对她表示轻蔑，而另一只似睡似醒，却又对她表示关切呢？又是什么使她在“人类进展史”口试时“结结巴巴欲言又止”（《勃鲁盖尔的两只猴子》）？为什么“在太阳系的第三颗行星，/最像禽兽的/莫过于清楚的意识”（《对自贬的颂扬》）？为什么蚂蚁们在早晨四点钟，“由夜入晓的钟点。/辗转反侧的钟点。/……觉得舒服”（《早晨四点钟》）？为什么风吹皱湖水与风无涉（《一粒沙的所见》）？为什么生活的背面有着更多的生活（《对妹妹的称赞》）？她平静而乐与人同的声音就像润物无声的春雨一般滋润着人们面临被抹除之厄的个人意识，像吹皱池水的春风一样使人们的良知不致沉沉睡去。

布罗茨基曾说，缪斯总是以从未有过的温柔语调同扎加耶夫斯基谈话。扎加耶夫斯基的确敏感、温柔、委婉有致，可说兼有曼德尔施塔姆和辛波斯卡之长，但是他的心中却燃烧着一位被放逐者的漂泊无依和焦虑不安：

旅 人

某个旅人，不信仰一切，
发现自己到了一个陌生的城，某个夏天。
菩提树盛开，陌生感花叶更繁。

.....

组钟和鸣里的教堂塔钟
比它们日常的意味更别具深意。
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旅人老要
伸手至前胸，小心翼翼地摸一摸
看看他那张回程车票还在不在：
回到他素来生活的那个地方。

他无时不记挂那张回程车票，因为它的目的地是他的祖国。
但是漂泊感和焦虑都难抑他对生命捉摸不定而又诱人的本质
的寻索，他有那么多的向往和期望：

我想住的城市

这城市在黄昏时幽幽静静，
当苍白的星星从昏睡中醒来，
中午则回响着各行各业者的声音：
野心的哲学家，
从东方载回丝绸的商人，

.....